

任国和它的前身有仍国一脉相承,当和薛国等类似,属于中国存续时间最长的古国之一。因缘际会,它两度改变了夏王朝的历史命运。斗转星移,大城邦成了小诸侯,但司太昊伏羲之祀的职责却未曾改变,这个风姓古国还有太多秘密值得去一探究竟。

少康避祸 发明酿酒工艺

大禹建立夏朝后,将王位传给儿子启,启死后传位给其子太康。启和太康父子俩脾气秉性很像,都属于酒色之徒,不修政事。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趁机掌握了夏朝的政权,先后扶植了仲康和相两个傀儡君王。最终,不甘心屈居人下的后羿指使自己的手下寒浞出兵,除掉了相。

寒浞自以为已经把夏王室的子孙赶尽杀绝,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,夏王相已经怀了身孕的妻子后缙,竟然悄悄地从城墙下的水洞子爬了出去,打扮成农妇模样溜之大吉。后缙一路奔波,回到了自己的娘家,位于今济宁的有仍国,并在这里生下了一名男孩,取名少康。

有仍国是太昊后裔,更是风姓古国中最古老的一个,世代居住于济水流域,国力不俗。有仍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口时代,是中华文明中较早建立的族邦国家之一。有仍国到了夏朝,已经是个富庶强大的部落方国,相传唐虞时期的乐正后夔、夏朝君主相均娶妻于有仍国。

少康得到了有仍国君的庇护,隐姓埋名于此,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少年时代。对这个身世特别的外孙,有仍国君也格外器重,少康长大后,被任命为国家的牧正,主管畜牧工作。

在有仍期间,少康一不小心成了制酒业的祖师爷。《说文解字》称:“古者少康初作箕帚、秫酒。少康,杜康也。”意思是说,少康最早制作畚箕和扫帚,还用秫米酿出了酒,少康就是杜康。相传少康勤于放牧,带的饭食挂在树上,常常

年关将近,1月13日是今年春运第一天,中国人一年一度的大规模迁徙运动又拉开了帷幕,我不禁想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的春运。

春运,一开始称“春节客运”,后来叫“春节期间的交通运输”,再后来简化为“春运”。从1954年起,原铁道部就有关春运记录,当时日均客流为73万人次,高峰客流90万人次。1981年,“春运”两字第一次出现在《人民日报》的标题上。

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运,就要提到绿皮车。作为当时的主要车型,绿皮车的时速只有60公里左右。窗户是上提式开启,可大可小,根据需要卡在不同的位置。有的车厢一侧有茶炉供应开水,所谓茶炉就是一个小型燃煤锅炉,列车员将热水灌到两个大水壶里,用小推车推着逐个车厢送水。

绿皮车没有空调,在车厢的天花板上有一排风扇,用于夏季降温。冬天则靠锅炉供暖,列车员不但要负责车厢的卫生、开关车门,还要负责烧锅炉。车厢里白天还能凑合,晚上就不行了,加上车厢密封不好,到处透风漏气,乘客常常冻得哆嗦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“民工流”开始出现,那时候的春运

【山东古国系列之三十一】

□本报记者 张九龙

任国：风姓古国，司伏羲之祀

忘了吃。一段时间后,少康发现挂在树上的剩饭变了味,产生的汁水竟甘美异常,这引起了他的兴趣,反复研究思索,研发出了酿酒工艺。1920年出版的《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》在“金乡县”部分中称:金乡有“杜康黄酒处”,在城北旗杆庙。

可是,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随着少康逐渐成才,他的身份也被泄露。消息传到了寒浞那里,寒浞大惊,立刻派自己的儿子寒浇带人前往有仍国抓捕。有仍国虽然强大,但也不是寒氏父子的对手,少康闻讯后逃往今河南商丘的有虞之地,离开了故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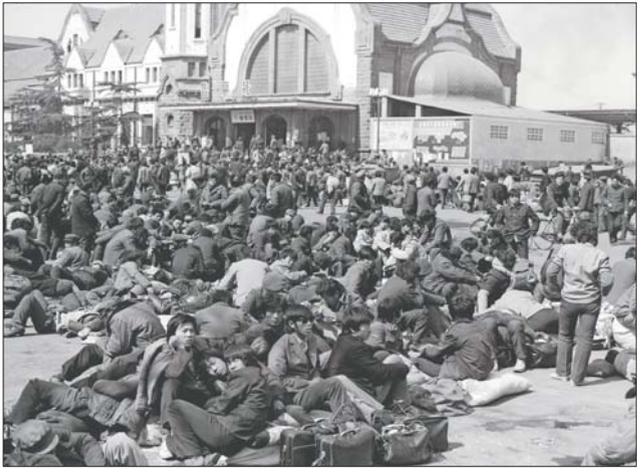
有仍之会 埋下夏亡伏笔

经过长期的准备和筹谋,少康成功复国,当上了夏朝的君主,使国家步入了正常的运行轨道,史称“少康中兴”。但似乎夏王室缺少勤政爱民的基因,少康之后,夏朝可圈可点的君主并不多,反倒是花边新闻不少。转眼过了几代,经过后代君主们坚持不懈的折腾,夏朝终于气数将尽。

【老照片】

上世纪80年代的春运

□张汝峰



上世纪80年代济南站春运场景,由作者在济南铁路局档案室翻拍

更像一场战争,因为车少人多,严重超员。有时候,好歹挤上了火车,却发现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,两个车厢间的弹簧已被死死压住,车都开不了。万般无奈,列车员只得劝部分旅客下车,但事实上没有旅客愿意下车。据客运段的老列车员说,在那种情况下,为了列车可以正常运行,往下扔

此时的夏朝国君是著名的暴君桀,整日荒淫无道、不理政事,致使人民怨声载道,诸侯时有反叛。而商族首领汤则趁机发展壮大,吞并了一批小国,逐渐威胁到了夏朝的统治。桀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,专门移驾有仍国,并把各路诸侯召集来开会,本意是驱使东方诸部落去牵制敌人,抓些壮丁去对付那帮乱臣贼子,同时也借机敲笔竹杠,让各国多多给朝廷进贡。

慑于夏王朝的武力,许多诸侯国不得不前去赴会,但心里却各打各的小算盘。正所谓“强扭的瓜不甜”,有仍之会的会议风向完全不在桀的掌控之中。会上,有缙国的国君居然跳出来发难,指责桀的倒行逆施,劈头盖脸将桀一顿臭骂,然后扬长而去。是非公道自在人心,见此情景,各路诸侯嘴上虽然不敢说什么,可一个个心里头却鼓掌叫好,暗挑大拇指。

夏桀向来是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,哪受过如此羞辱。见此情景,桀气得鼻子都要冒烟了,早已把会议的议程抛到了九霄云外,即令属下出兵讨伐有缙国。这会开的,正事没干成,反倒激化了朝廷和地方诸侯的矛盾。

有仍国曾是夏朝中兴的福地,夏桀选择此处开会,除了地理优势外,恐怕也是想图个好彩头。可这一次,夏朝再也没有了好运气。自取其辱后,夏朝的江湖地位一天不如一天,所以,很多古籍认为有仍之会是夏朝覆灭的重要诱因。

夏朝灭亡后,有仍国依然存在,但因为昔日亲夏,势力被大为削弱,一直延续到了商朝末年。西周初年,周武王重新分封天下,有仍国被封为任国。这是因为“仍”“任”二字,在古代读音相同,时间长了逐渐互通。虽然名字改了,但是任国的根基没有变,春秋战国时期,仍以泗上十二诸侯的身份存在。任国灭亡于战国时期,但具体灭国情况没有记载。

凤台夕照 暗藏伏羲祭坛

关于任国,最重要的一处历史遗存当数凤凰台遗址。凤凰台位于济宁城西约4公里,地处任城凤台村,现存台高11.5米,底面4241平方米,顶面1341平方米,正面为三层,另三面皆为二层。“济宁八景”中有一项叫“凤台夕照”,指的就是凤凰台。《济宁县志》记载:“凤凰台距城八里,周一百四步,台二层,上层高三四丈,下层二丈奇,上锐下宽”。民间传说古时候这个高大的土台上布满了梧桐树,曾有一只凤凰落到梧桐树上,故名凤凰台。因为相对海拔高,后人经常以此作为登高远眺的观景平台,清朝康熙皇帝也曾游览凤凰台,并题诗赞曰“台高数仞凤凰来,身入云天石磴开”。

不过,向来博学多才的康熙皇帝可真是小瞧凤凰台了,除了赏景,凤凰台曾是任国祭祀祖先太昊的大型祭坛。这一点,在当地住了许久的唐代诗人李白倒是更明白,在《任城县厅壁记》中,李白就有“青帝太昊之遗墟,白衣尚书之故里”的说法。

太昊许多人会比较陌生,可提起伏羲,想必大家都知道了,太昊其实就是伏羲。伏羲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始,三皇之一,亦是与女娲同为福佑社稷的正神。伏羲为风姓,因此后人也称其为“羲皇”“风皇”。

凤凰台实为风皇台、伏羲台。《左传》有云:“任、宿、须句、颛臾,风姓也,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,以服事诸夏。”任国是太昊后裔,又是风姓四国中最古老的,身负祭祀太昊的使命并非虚言。

也不能怪康熙皇帝看走了眼,自从明清之后,凤凰台的渊源已逐渐被人遗忘,直到1980年文物普查时,当地文管部门才意外发现凤凰台下居然暗藏玄机。1986年10月,国家文物部门对凤凰台进行了考古发掘,发现文化堆积层厚达十几米,蕴藏着丰厚的古代遗存,底层属龙山文化遗存,中层为商周文化遗存,出土近三百件文物,现存于山东省考古所内。专家认证,凤凰台是一处龙山、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。在文化堆积层中,发现祭祀用的大量陶簋残片和兽骨,显然此地曾经长期存在祭祀活动。

外地打工。春节前,我们只从老板那里领到一半工资,拿着这辛苦钱直奔火车站回家过年。我们只买到了两张站票,听说有人买了票也挤不上车,我特别紧张,早早就开始排队。为防止别人插队,大家都紧靠在一起,好不容易挤上车,车厢里人满为患,连厕所里都是人,动都动不了。即便如此,相比在沿途的火车站根本挤不上车的旅客,我们能站在车厢里已经是很幸运的了。有不甘心的旅客抓着车外的手把杆不松手,列车没法开动,车站的工作人员只得往下拽。

列车到达济南站,我们还要坐长途汽车才能回老家。在广场上,或站或坐全是等车的旅客。每到列车将要到站,车站人员就举着引导牌让旅客排队,如果队伍太长广场排不开,为防止拥挤和踩踏,引导人员就举着牌子领着旅客围着广场转圈。列车进站后,再把他们引导进站。

1989年,我成为济南机务段一名机车乘务员,在胶济线担当客运列车牵引任务。开了十几年火车,经历了十几年春运。看到那些在站台上拎着行李奔跑着赶车的旅客,我都是稍晚一点开车,尽量让他们上了车再走。



【民间忆旧】

腊酒

□刘甲明

“莫笑农家腊酒浑,丰年留客足鸡豚”,当初读到陆游的这句诗,怎么也弄不明白,为什么农家自制的酒是浑的?印象中,那酒不仅醇绵有劲,还是清澄透亮的。

打小在农村,人们都把曲酒叫做烧酒。可人民公社时期,酒与许多东西一样由供销社专营,即使不专营,农户手里的粮食有限,也不舍得用来酿酒。亲眼见识农户自制白酒,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当时农村的日子开始宽裕,有了自由支配的粮食,而市场上劣质勾兑的白酒,更让上了年纪的人怀念起自制的烧酒……不知在谁家,竟然找出了二十多年烟熏火燎中的一小块酒母,虽已黑得如同木炭,也闻不出任何味道,年轻人谁也猜不到它究竟是什么,可把它放入温水浸泡几天后,竟然冒出鱼眼气泡,凑上鼻子一闻,还有丝丝糟霉的味道,于是请出当年最好的酒师,赶紧从村里最甘甜的井里取水,拿出最好的大麦黍米,三五个月中几个轮回,便把那酒母复苏起来,又找出老屋脊见里的大甑,承溜啥的,该修的修,该补的补,在进入腊月的农闲时节,开始了那传承千年的“烧酒”。

雪已覆盖了原野,村里人在这气氛中筹办起各种各样的年货,女人操持锅里的,男人合计壶里的,各有各的盼头和忙乎劲儿。

农家的腊酒不是作坊酒,只在平时做饭的大锅灶上烧制,将碾好的麦子高粱或玉米薯干,掺和上酒母制成坯子,淋上水发酵几天,凭经验握一握闻一闻,感觉分寸到了就可上锅。发好的坯子已经沁着酒香,松散地放在撑在锅里的帘子上,扣上一口大甑,生起旺火就能把酒“烧”出来。第一锅烧出的叫“酒头”,因被坯子和器皿吸收了不少水分,流出的酒液不多,酒精度却高得有点苦涩,先接出第一碗,恭敬地放在供桌上,祭奠酒祖杜康;重新加水烧出的,就是可口的“二锅头”;第三次少添些水,杀尾烧出,酒精度很低水沥沥的称为“稍子”。一茬坯子三锅水,把酒分为三段,各有不同用途:酒头放在陶瓶陶罐里陈几年,口感也变醇绵劲道了,老年人喝着过瘾;二锅头便是待客佳酿,红白喜事抱出来,无疑彰显着实力;酒尾既没劲道也少香气,在烹饪中能去腥解涩,或是用来风味腌渍;就是起锅出来的酒糟,也是猪牛牲畜的好饲料。

这时的山村气霏氤氲,沉浸在浓郁的酒香里,仿佛狗吠羊咩都吟唱着丰年喜庆的旋律,虽无“家家扶得醉人归”那么夸张,可相邀品赏的欢乐景象,陪衬着街头巷尾憨憨的雪人,朴实的家舍也有了古画上的韵致。

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禹,根本上就是粮食发酵而成,只是好长时间里没有这种烧制蒸馏,范仲淹“浊酒一杯家万里”的词句,是在陕北任职期间写的,说明直到宋朝仍不是烧制,要得到上等酒还要靠仔细过滤,商纣和西周王,都曾因诸侯没按规定进贡沥酒的茅草而兴兵讨伐过,可见“烧”与“不烧”,除了品质味道,色泽上的差别也是大不一样的。

农家的这种上品烧酒,不仅是喝的,有经验的老人蘸着它给高热的孩子推拿退烧,或含一口喷在风寒患者脊背上擦火点燃,出奇的灵验;当然,它在春节祭祀中散发的浓郁醇香,浇在火上冒出的蓝色火苗,承载着更远更深的寄托、希望和感怀,是别的任何工业产品所替代不了的。

这样“烧”出来的腊酒,除了醇得可口,能不清吗?可见诗文里赞颂的那种“浑酒”,是南方的米酒,只是发酵,而没有蒸馏,想想,除了色泽与味道的差别,还缺少了火焰所蕴含的东西吧。